

夫正賢之士則尤當柄用庶幾朝廷有人
 中外知畏不敢妄有所窺可貶排乎若貶
 排人即是故去其人將逞其欲是以樂於
 甄拔者太上無不收錄而妄有貶排者太
 上亦無不深謹昔韓崇拔一索安於書佐
 位至司徒其人皆謂崇有君子之鑑譬之昏
 夕夜光素安正賢從可見矣崇亦以此為
 太上所知立命仙官王璋玄授以泥丸紫
 戶之法遂得度世今在豐都為定錄府左
 理中監主始學仙者本朝諫議大夫謝泌
 最為知之不妄許可平生所薦不過數人
 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拜曰
 老臣又為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王旦皆
 其薦也臨死之日盥沐焚香服羽衣端坐
 而逝頭不少欹非尸解乎此即樂於甄拔
 而立為太上收錄者也陳後主時幸臣有
 司馬申者好陷害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
 忽有一聚惡鳥飛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沫
 被席人皆指為陷害之報周世宗時有陶
 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誅魚崇諒之不

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覺寺之後墓門
 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
 墓門又洞開雖髑髏亦無矣豈非妄有貶
 排而為太上深謹者乎孰謂貶正排賢為
 無罪乎

贊曰

賢人正士 體國愛民 苟用於世
 大庇斯人 排賤之害 非止其身
 國患莫恤 民隱孰伸 貽禍大矣
 厥罪惟鈞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李昌齡傳 耶清之贊

表十

凌孤逼寡

傳曰於孤郵寡上文既已定為善人凌孤
 逼寡今復定為罪自然則孤可凌而寡可
 逼乎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尚猶不忘念
 其孤寡況未得度世者乎昔石光祖師真
 定初之官道過潭州聞園通院有道者姓
 郭善種萊隨時祈奇供衆取足因往訪之
 道者素啞及見公來則發語琅然且以客
 語告公遂致仕沐浴安卧而逝其道者亦
 復不見是夕上於崇政前恍見光祖乘空
 而來奏曰臣本北極佑聖院真武真君部
 下副參謀官郭道者乃北極下檢法使皆
 以微過誦降人間今數滿當還念許時食
 祿且有少請故特來謝臣兒庭之未語朝
 政願垂訓誨無令尸祿有玷父風言訖不
 見月餘潭州奏至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陳
 翰言本閩州一士子以下第久留京師因
 遊百果山忽於天壽洞被二青衣攝去宣

示玉皇金籙引至中天北極殿下賜以金紫衣充佑聖院真武真君部下副注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一日隨真君下降忽聞哭聲俯聽乃其妻也因懇真君求通音信真君許令寫書取人問述角封誌差直符送下本州俾廳既而拆不可開召其妻至乃開書中具道遭遇真君本末且再三囑曰切在撫育諸孤保守戶門噫嘻此皆已得度世繫念尚爾況未得度世者乎所謂塚訟端起乎此苟為不然太上胡為列為都章使人上章求解乎

贊曰

孤寡無告 文王必先 加以仁政
 猶或難全 嗟我一本 兄弟顛連
 忍肆其虐 俾悼所天 乃如之人

後報亦然

棄法受賂

傳曰太上曰曲直輕重而首以棄法受賂為言者何哉蓋棄法必因受賂賂一入則以直為曲以曲為直一切皆不問矣惜其

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知棄法受賂爵祿便當減奪昔范魯公質未顯時坐封丘茶肆中手持扇偶題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恠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後數日道過一廟廟門有一土木鬼狀貌酷類嚮所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大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名刑統孰謂鬼神不主知乎僕鑑為江夏今與勝緣山長老居約有舊每乘暇必訪之訪則院家必已為具一日又至則延待殊闊鑑惟問之居約曰公每到上地必先報曰相公來此番不報是以失於延待鑑大驚密諭居約使問土地所以不報之由是夕居約復得夢曰侯鑑本合作宰相與吾有所統攝是以常報近為受胡氏白金六十兩枉斷一事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但得作監司而已與吾無復統攝故不復報然則爵祿孰謂無減

削乎惜其不知不棄法者便當度世昔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竟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今為保和真人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亦以不敢棄法受賂竟過鍾離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微廟時嘗召至賜統洞微嗚呼存心如此是宜上與道合豈吏人能之而士夫反不能乎

贊曰

倫不受馬 辟召猶記 震畏四知
 乃免於累 物欲一遷 情態必異
 苞苴行歟 成湯所忌 如欲守法
 瓜李遠避

以直為曲

傳曰路沖知鳳翔開翊聖真君降言因設醮請問立身行己之要真君曰盡力事君濁財勿顧邪事莫問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自為吉人積愆為咎必有沈淪然則處刑獄之任者可不盡心而整雪乎況敢以直為曲乎請以一二大老言之庶幾皆知則效昔韓魏公鎮大名魏之訟牒

最多事無巨細公皆親決雖在病亦許通
報決之外或以任勞過當勸公分委僚
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
子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身沒之後今
為紫府真人陝陽文忠時之大儒每與客
論談不言文章而惟言政事張舜民惟而
問之公曰文章正以潤身政事乃可及物
吾昔貶官夷陵方當壯年未厭於學欲求
史漢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
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為有
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
每自歎曰夷陵橋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
也於是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益加勤謹
不敢少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
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吾必以吾為翰墨
致身以吾自觀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報
身歿之後今為神清洞仙官然則以直為
曲者身歿之後當如何哉

贊曰

直道而行 無偏無黨 是曰善人

所當崇獎 誣以為曲 罰其可賞
善人何辜 反受其枉 既殺望之
恭願焉往
以曲為直

傳曰事有直而不能自直理有曲而不自
知曲此兩訟所以紛拏待有司而後決也
為有司者自當公心剖析片言則曲直
直無不冰洋縱遇盤錯亦必迎刃而解尚
安有以曲為直之失乎彼以曲為直者特
其不能公心必因徇託也昔益州府君劉
公初為連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者郡
以屬公公得其姦立為剖決曲直遂判人
皆謂公為神不知公非神也特公心爾及
去官得直者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
香數斤聊為長者壽發而視之乃黃金也
公笑謝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其敢以公
事受私賂乎堅却不受時皆偉之其後公
之二子原父貢父俱以文墨顯名就謂處
官公心無其報乎又有劉安民者本丹徒
一縣吏也持心平正素為吏民所敬民有

訟不即詣縣必先詣公陳曲直決可否則
後行之公亦自負受而不辭直即直許其
直曰理直也可行也曲則直數其曲曰此
曲也不應法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縣
之訟為之頓省其後二子皆相繼登第長
級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澁官至承議郎直
祕閣提點梓州路刑獄一女嫁與楊筠亦
有官迨今遂為望族孰謂史能公心無其
報乎大抵曲曲直直無不蒙福而直曲內
直無不受禍也戒哉

贊曰

曲則背理 為佞為邪 是曰惡人
胡可蔽遮 獎以為直 豪國敗家
惡人何幸 乃見寵嘉 德裕寬片
非敏中耶

入輕為重

傳曰書曰罪疑為輕論語曰如得其情則
哀矜而勿喜此皆聖人卹刑之大意也然
則輕可入而使為重乎是以君子謹之昔
王縉為兩浙路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

天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一神人雲冠絳服手持數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簷間遙告緡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已為汝父延壽一紀兼為汝倍增紀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當皆作監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李龜祥亦居憲職素稱清謹一日暮出三井橋忽覩十數人叫屈稱冤兩兩三三漸來相逼龜祥大懼回馬馳歸陡覺委頓召諸子戒曰汝輩異日入仕切勿不得注受獄官差遣如吾平生自謂清謹安知今日尚有一事坐此鬱鬱竟至不起嗚呼二公皆一時知名之士王公如此而李公乃如此豈李公尚有未謹處乎況入輕為重者乎請為更陳一二庶皆知戒昔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深陽縣令余紹卿者坐事繫獄罪不當死而遇輒坐以死歸法之日人皆冤之自此行住坐卧即見紹卿隨逐不捨心不自安遂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三日黃壇解謝其事

初夜分已見紹卿在側心大惡之明旦再投心詞方俯伏間忽被數鬼擒捉擲之殿下流血被體移時而卒李若水為淮南司理時有劫賊五人事敗繫獄且言曾與僧人自成為黨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退出借言實未嘗為盜若水於此從輕可矣而乃堅執賊語為實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上囊須臾臍腹皆裂而卒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驛使爾言訖而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亦苦小腹絞痛號呼而卒又明日知軍孫詒判官趙禹亦皆暴卒未幾若水一門死喪殆盡無復遺類嗚呼若水受禍可謂酷矣自成之死臍腹至于拆裂不為酷乎此必上帝震怒也

贊曰

法重失入 罪懼及疑 二罪併論
其怒可知 國典尚爾 法吏奚為
唐臣羅織 赤族是宜 稔禍垂臭
竟死何祥

見殺如怒

傳曰按涅槃經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無有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遠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無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嗚呼人至如此誠亦可憫當見殺時可加怒乎昔誌公在世時有二道人打伴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怒曰諸大家初未買汝要買耶推而不賣一人既往園子乃喜賣之且慰諭曰汝渴熱耶既賣一瓜又與一瓜二人私自惟說以問誌公誌公曰園子五百生前坐罪赴法時汝二人適出其旁買得瓜者蓋嘗為之不忍故今見之而喜買不得者蓋嘗出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而怒此但偶出一語結憾尚爾況加怒乎王曇略嘗殺一牛牛見刀抵突曇略怒逆刺其目然後殺之大抵人畜無間當見殺時皆當方便救護救而不獲只得為助悲歎何可加怒

贊曰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

人之有罪 情不可恕 彼自伏法
我獨何預 加以憤疾 是曰遷怒
判死投筆 見者始悟 哀矜庶獄
王政所務

或十

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

義十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知過必改

傳曰顏子不貳過孔子稱之不貳者念起于中即念而改不復貳於行事也太抵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為過矣其過也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一聞其過無不速改昔寇萊公準自少富貴享用過奢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聚觀莫不稱數獨一老妪潛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縷作衾極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撫膺大恸自此即折節從儉不復敢奢蔡文忠公平生好飲飲必至醉時太夫人已老心頗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一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女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得詩大慚自此即戒酒非親舊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司馬溫公方五歲時孽一青皮胡桃孽不能脫一婢以熱湯沃脫之既而女兄從外來問為誰脫公曰某

自脫其父從旁叱曰小子安得謾語公自此有省平生不敢謾語一切待人以誠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公即悟曰頭容要直此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嘗少曲其心或問立身行己之要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若數君者其於過也是有知而不改者乎

贊曰

日月之食 其更也明 人豈無過

改必以誠 設辭飾詐 遂非匿情

過上增過 善心曷生 不吝一語

貴乎力行

知善不為

傳曰應世真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大抵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為為之不可不力譬如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當知於日用間誠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不聞元君之言乎元君曰人有善則心定體安十善則氣力強壯二十善